

# 普拉桑的征服

〔法〕爱米尔·左拉 著

阎素伟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石家庄

戴茜雷拍了拍两手。她是个十四岁的孩子，粗粗大大的身子显得和年龄不相称，嘻嘻笑起来却象个五岁的小姑娘。

“妈妈，妈妈！”她叫道，“你看看我的娃娃！”

她拿了母亲的一块布，尽心竭力地摆弄了一刻钟，把布卷起来，一头用一根细线勒紧，弄成一个布娃娃。正在象绣花一样细心地补袜子的马尔泰，从活计上抬起眼睛，冲戴茜雷笑了笑。

“这是个小娃娃嘛，啊！”她说，“来，你做个布娃娃。你知道，布娃娃得有条裙子，象个太太一样。”

她从缝纫台子里找了一块花布头给戴茜雷，然后就又仔细地补起袜子来。两个人都在窄窄的晒台一头坐着，女儿坐在母亲脚下一张矮凳上，沐浴着夕阳宁谧的光线；九月的太阳还是热烘烘的。而她们面前的花园已是灰蒙蒙一片，安然入睡了。外面，城里的这个角落冷冷清清的，没有一声响动。

这期间，她们不声不响地干了足足十几分钟的活。戴茜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她的布娃娃做条裙子。马尔泰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孩子，慈爱之中略带几分戚容。她看孩子怎么也弄不成，便又说：

“等等，我来给它装上胳膊，啊。”

她把布娃娃拿了过来。这时，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的两个大男孩子从台阶上下来。过来吻了马尔泰。

“别训斥我们，妈妈。”奥克塔夫快活地说，“是我带塞尔日去听音乐了……索维尔大道上的人可真多！”

“我以为你们在学校里有事没回来呢，”母亲喃喃道，“要不是这样，我早放心不下了。”

戴茜雷却把布娃娃扔在脑后，扑到塞尔日的脖子上，叫道：

“我有一只鸟飞了，那只蓝色的，你送给我的那只。”

她哀切切马上就要掉眼泪的样子。母亲还以为她把这桩伤心事忘了，给她看布娃娃也哄不下来。她抓着哥哥的手臂，拉着他向花园里走去，一边反复说：

“你来看。”

塞尔日和和气气、服服帖帖地跟着她，想法宽慰她。她把他领到一座小温室旁，温室前的一根支柱上放着一个笼子。她在笼子前向他解释说，那只鸟和另外一只打架，她打开笼门不让它们打，它就趁机跑了。

“嗨！早知道要给她放跑，”奥克塔夫在晒台的扶栏上坐下，叫道，“一个劲地动来动去，看它们是怎么长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才会唱歌。那天，她把它们装在口袋里转悠了整整一下午，好让它们暖和暖和。”

“奥克塔夫！……”马尔泰以责备的口吻说，“别让她难过，可怜的孩子。”

戴茜雷没听见。她正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给塞尔日讲鸟是怎么飞了。

“你瞧，它就这么钻了出来，飞到旁边拉斯图瓦先生家的大梨树上落下。从那儿又跳到里头那棵李树上。然后又从我头顶上飞过，飞到专区政府的大树里就再也看不到了，嗯，一点也看不到了。”

她泪水盈眶。

“也许会再飞回来的吧。”塞尔日喃喃地说。

“你以为吗？……我想把别的鸟放在一只盒子里，让笼子整夜开着。”

奥克塔夫禁不住笑了。不过马尔泰往回叫戴茜雷。

“你来看呀，你来看呀！”

她把布娃娃拿给她看。布娃娃漂亮极了，穿着一件挺括的裙

子，脑袋用一团布做成，缝在肩头上的一条布带是臂膊。戴茜雷脸上霍地露出喜色，变得开朗了。她把鸟撇在一边，坐在矮凳上，把布娃娃放倒，在手上摇晃着，稚气地象个娃娃儿。

塞尔日过来凭倚在哥哥身旁。马尔泰又拿起了袜子。

“唉，”她问道，“音乐演奏了吗？”

“每个礼拜四都有，”奥克塔夫回答说，“你不去就不对了。全城的人都去了，拉斯图瓦家的小姐，德·孔达曼太太，帕洛克先生，市长的妻子和女儿……你怎么不去呢？”

马尔泰没抬眼睛，补完一针活，喃喃地说：

“你们明知道，孩子们，我不喜欢出门。在这儿多么安静。再说，怎么也得有个人留下和戴茜雷做伴。”

奥克塔夫开口想说什么，看了妹妹一眼又缄口不语了。呆在那儿轻轻地吹着口哨，抬眼望望省政府的树，树上回窝的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响成一片；他瞅瞅拉斯图瓦先生的梨树，太阳从梨树后面落了下去。塞尔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晒台上，一片黄灿灿的光线和煦宜人，渐渐暗淡了下来，静谧之中充溢着一种暖人心扉的柔情。马尔泰在这傍晚的宁寂之中，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有节奏地拉着针上长长的线。

“看来大家今天都要回来晚？快六点了，你们的父亲还不回来……他是到杜莱特去了吧。”

“啊！”奥克塔夫说，“这就不奇怪了……杜莱特的农民一抓住他就不放手……是去买酒吗？”

“不知道，”马尔泰接着说，“你们知道，他不喜欢谈他的事。”

又是一阵静默。饭厅的窗户正冲晒台大开着，有一会儿工夫了，洛丝老太太在饭厅里摔摔打打地摆餐具，盘碗和银器叮叮咣咣地响。她好象十分恼火，推桌子操板凳，叨叨咕咕，语无伦次。摆弄完了，她到街门前站定，伸长脖子瞅着远处专区政府的广场。等了几分钟，又来到台阶上，喊道：

“唉，莫莱先生不回来吃晚饭了？”

“回来，洛丝，等等吧。”马尔泰平静地回答说。

“饭都烧焦了。不象话。先生这么作弄人，事先也该说一声……我呀，说到底，我才不管呢。晚饭会没法吃了的。”

“你以为吗，洛丝？”她身后一个心平气静的声音说，“你那晚饭我们还是要吃掉的。”

是莫莱回来了。洛丝转回身来，迎面瞅着她的主人，仿佛雷霆怒气一触即发；不过面对着那张十分平静而又流露着几分有钱人揶揄人的神情的脸孔，她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走了。莫莱下台阶来到晒台上，踱着步子，没有坐下，只用指尖轻轻拍了拍戴茜雷的脸颊，戴茜雷冲他笑笑。马尔泰抬起眼睛，看了丈夫一眼便开始把活计收拾进缝纫台子里。

“你不累吗？”奥克塔夫看看父亲粘满灰尘发白了的鞋问道。

“有点累。”莫莱回答说，只字未提他刚才徒步跑的远路。

但是，他看到花园中间有一把锹和一把耙子，想必是孩子们遗忘在那里的。

“为什么不把工具收拾回来？”他喊叫说。“我说过一百遍。要是下起雨来，就生锈了。”

他没发更大的火，下台阶走进花园，自己去拣回锹和耙子，回到小暖房细心地挂在尽里头。一边往回走，一边在小道上向四外张望，看每样东西是否都井然有序了。

“你在学功课呢？”他从塞尔日身旁走过时问道。塞尔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不是，父亲。这是布莱特神甫借给我的一本书，《中国传教纪行》。”

莫莱霍地在妻子面前站住，说：

“我想起来了，没人来过吗？”

“没有，什么人也还没来过，朋友。”马尔泰一副诧异的神情说。

他正要继续说下去，不过好象又改变了主意，什么也没说，踱了一会儿步子之后，往台阶前走了走，说：

“唉！洛丝，那烧焦了的晚饭呢？”

“嗨！”走廊尽头的厨娘悻悻地叫道，“这会儿一样准备好的也没有了，都凉了。你就等着吧，先生。”

莫莱默默地笑笑，望着妻子和孩子们眨了眨左眼，好象洛丝的怒气使他十分开心似的。而后就沉迷在邻居家的果木树当中，观望着那一片景致。

“真不错，”他悄声说道，“拉斯图瓦先生的梨今年长得真好。”

马尔泰好一会儿工夫惴惴不安，好象嘴边有话要问。她终于下定了决心，胆怯地说：

“你今天在等什么人，朋友？”

“也等，也没等。”他回答说，说着就又来去地踱起了步子。

“莫非你把三楼的房子租出去了？”

“不错，租出去了。”

他觉得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便又继续以他悠悠然的嗓门说：

“今天早晨到杜莱特去之前，我到上边布莱特神甫家去了一趟，他再三要求，嗯！我也就应承下来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只是，你想想，没道理呀，我的好人儿。三楼咱们一点用处也没有，房子渐渐破败了；在那儿存放的水果搞得屋子里老是潮乎乎的，壁纸都脱落了……正好想起来，别忘了明天就把水果腾出来，房客随时可能来的。”

“咱们单门独户地自己住自己的房子有多方便！”马尔泰嚅嚅地脱口说道。

“唔！”莫莱又说，“一个教士，不会太碍事的。他过他的，咱们过咱们的。这些穿黑袍的<sup>①</sup>，喝杯水也得躲着人呢……你还不

---

<sup>①</sup> 教士身穿黑布长袍。——译者

知道，难道我喜欢他们？大都是些懒虫……我之所以决定把房子租出去，正是因为找到了个教士。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为钱的事担心，就连他们往锁孔上插钥匙的声音你也听不见呢。”

马尔泰依然快快不乐。她望着自己周围幸福的家，落日的余辉沐浴着花园，影影绰绰的更加灰暗了；她看看自己的孩子们，她浑浑噩噩的幸福就在这个狭小的角落里。

“你知道这教士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又说。

“不知道。不过布莱特神甫以他的名义租的房子，这就行了。布莱特神甫是个老实人……我知道房客叫富雅，富雅神甫，从贝桑松教区来。大概和他的本堂神甫没能和得来；在这儿说不定会任命他当圣萨图南的副本堂神甫。也许他认识咱们的主教鲁斯洛大人。总之这不关咱们的事，你明白……我呀，在所有这些事当中，我相信布莱特神甫。”

然而马尔泰还不放心。夫唱妇不随，这在她还是少有的。她沉默少顷，又说：

“你说得对，布莱特神甫是个德劭之人。只是，我记得他来看房子的时候说过，托他租房子的那人，他并不认识。异地他乡的神父们之间常有互相委托办这种事的……我觉得你本来可以给贝桑松写封信，打听打听，弄清楚你领到家里来的是什么人。”

莫莱丝毫没有发火的意思，讨人喜欢地笑了笑。

“或许不是个魔鬼吧……看你浑身都发抖了。我不知道你还这么迷信呢。人说教士晦气，让人倒霉，至少你不会相信吧。他们不会带来福星高照，让人幸福，这倒是真的。他们跟别人一样……啊！走着瞧吧，等这位神甫来了，看他那身长袍会不会叫我害怕！”

“不，我不迷信，这你知道。”马尔泰喃喃地说。“心里好象哀戚戚的，就这么回事。”

他在地面前站定，猛地一个手势打断她的话，说：

“行了，是吗？我租出去了，就别再说了。”

接着，又象个做成了一桩好买卖的市侩，用玩世不恭的口吻说，

“最主要的是，我一百五十法郎把房子租出去了，家里每年要有一百五十法郎的进款了。”

马尔泰低下了头，只剩似有似无地摆动着的两手在申辩。她微微闭起眼睛，仿佛为了隐忍住两眼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睨视了孩子们一眼；刚才和他们的父亲拌嘴，他们好象根本没听见，大概莫莱挖苦起人来颇有兴致，津津乐道，他们对这类的场面已经司空见惯了。

“现在要想吃饭，就来吧！”洛丝在台阶上走过来，气哼哼地说。

“是这样喽。孩子们，吃饭了！”莫莱愉快地喊道，一腔烦恼好象早飞到了九霄云外。

全家人都站了起来。这时，一直憨态可掬、神情一本正经的戴茜雷看到大家都动起来，好象心中的哀痛又苏醒了。她扑到父亲的脖子上，呢喃道：

“我有一只鸟飞了。”

“一只鸟，我亲爱的？那咱们再把它抓回来嘛。”

说着，他抚摩着她，变得温存万种。可他也不得不去看看鸟笼子。当他领着孩子回来时，马尔泰和两个儿子已经在饭厅里了。夕阳从窗户里照进来，给瓷盘子、孩子们的金属杯子和白桌布涂上一抹欢快的色调。屋子和绿幽幽的花园深处交相映衬，显得温煦、宁谧。

马尔泰在这安宁之中平静了下来，笑盈盈地揭开汤盆的盖子；这时，走廊里发出一声响，洛丝张皇失措地跑来，结结巴巴地说：

“富雅神甫来了。”

莫莱气恼地打了个手势。实际上，他本以为房客最早后天才能来。当富雅神甫在走廊里出现在门口时，他急忙站了起来。这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壮实的人，方脸盘，脸上表情粗犷，肤色发灰。他身后的影子里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和他的模样极其相象，个子比他小，神情比他更加粗野。看到屋子里正在吃饭，两个人都迟疑了一下，知趣地向后退了退，却没有走开。用石灰涮成的白墙上映出一个高高的黑影子，黑白分明，欢快之中凭添了一股晦气。

“打搅你们了，请原谅。”他对莫莱说。“我们从布莱特神甫家来，想必他事先通知你们了……”

“根本没有！”莫莱叫道。“神甫总是干这种事，一向象是从天堂上下凡来的……今天早上，先生，他还肯定地对我说你们两天之内到不了这儿……嗨，不管怎么说，也得让你们安置下来。”

富雅神甫道了歉。他嗓音低沉，每句话的末尾音色十分温婉。在这样的时候来到，他确实感到很抱歉；他言简意赅，择辞达意，三言两语表示了歉疚之后，便转身打发替他扛箱子来的脚伕。生得很匀称的大手从长袍的裯折里掏出一个钱袋，别人只看得见钱袋上的钢环；他低着头，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找了一会儿。既而别人连钱也没看见，脚伕就走了。他又以彬彬有礼的嗓门说：

“请吃饭吧，先生……你的仆把房间指给我们，帮我把这个抬上去。”

说着已经弯下腰抓住箱子的一个把手。这是一只小木箱子，用铁皮的角和带子护勒着；好象有一边用一根枞木横穿修理过。莫莱愕然愣住了，眼睛四处寻视教士其余的行李；不过他只瞥见一只大

篮子。那老太太不顾劳乏，两手把篮子提在身前，执意不肯放在地上。篮子盖翘着，下面一包包的衣物之间露出一角用纸包着的梳子和一个没堵严的酒瓶颈子。

“不，不，你放下这个吧，”莫莱说着用脚轻轻推了推箱子。  
“想必不重，洛丝自己也弄得上去。”

言语之中流露出几分暗含着的轻蔑，他自己大概没觉察出来。老太太一双黑黑的眼睛死死盯住他看了看，然后又回到饭厅里摆好饭的桌子前；自从她到了这儿之后就一直在端详那桌饭菜。紧闭着嘴唇把东西一样样看过，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期间，富雅神甫同意地放下了箱子。阳光从花园门照进来，在黄色的、灰蒙蒙的光线下，他那磨旧了的长袍仿佛是红色的，边边沿沿的地方绣花似地织补过；衣服十分干净，却也十分单薄，怪可怜的。马尔泰一直揣揣不安，矜持地坐着，这时见了也禁不住站起来。神甫只溜过她一眼，旋即又转移了视线；此时虽然好象根本没看她，却见她离开了椅子，便一再说：

“你请坐着吧，别起来了。打搅了你们吃晚饭，我们很抱歉。”

“唉！说也是啊，”莫莱饿极了，说。“洛丝领你们去。需要什么，只管跟她要……安置安置吧，请随便安置安置吧。”

富雅神甫鞠了一躬之后已经向楼梯处走去。这时马尔泰凑到丈夫身边，悄声说：

“可是，朋友，你不想想……”

“怎么？”他看她吞吞吐吐，便问。

“水果，你知道的呀。”

“哎呀，见鬼！真的，屋子里有水果呢。”他沮丧地说。

这时，见富雅神甫又趑趄回来，用目光向他询问，便又说：

“真叫人气恼，先生。布莱特神甫无疑是个德劭之人，只是，你把事托给他办就麻烦了……他的脑袋一点也不管用……我们要是知道，早就准备好了。现在可倒好，我们还得搬腾……你明白，房间我们用着呢。上面地板上有我们收获的全部水果，无花果，苹果，

葡萄……”

教士听着，虽然彬彬有礼，却也没能掩饰得住他那十分惊愕的神情。

“噢！不过，要不了多长时间，”莫莱继续说，“劳驾你们等一等，洛丝十分钟就把你们的房间腾出来。”

神甫发灰的脸子一种强烈不安的神情越来越现于颜色。

“住处是带家具的，对吧？”他问道。

“根本不带，一件家具也没有；我们从来没在那儿住过。”

这时，教士失去了平静。灰色的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压抑着一股怒气喊道：

“什么！可我在信中明明白白地叮嘱租一处带家具的房子。我不能把家具装在箱子里带来，这还用说？”

“嗯！让我给说中了吧？”莫莱喊叫的声音比他更高。“这个布莱特神甫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他来过，先生，苹果他肯定看到了，还拿了一个在手上，说很少看到这么好的苹果呢。他说他觉得一切都很好，要的就是这样的房子，他租下了。”

富雅神甫听不下去了，一腔怒气涌到脸上。转身以焦灼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母亲，你听见了吗？没有家具。”

老太太紧裹着她那件单薄的黑披肩，迈着细碎的步伐，鬼鬼祟祟地刚刚把底楼看了个遍，还没放下手中的篮子。她一直向前走到厨房门口，视察了四壁，然后又趑回到台阶上，慢慢地将花园尽收眼底。不过，尤其使她感兴趣的是饭厅；她又一次面对摆满饭菜的桌子站定。这时，她儿子又向她重复道：

“你听见了吧，母亲，非得到旅馆里去不可了。”

她抬起头来，没有回答。脸上的全部神态表示她绝不离开这所房子，这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她都已经了解了。她令人难以察觉地耸了耸肩，惘然若失的眼睛从厨房看到花园，又从花园看到饭厅。

莫莱可不耐烦了。看到母子俩好象都无意要离开这里，他又说：

“问题是我们没有床，不幸得很……顶楼上倒是有个帆布床，不得已的话，太太可以将就到明天；只是神甫先生睡在哪儿，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

这时，富雅太太终于开口了；她说话干脆，声音有些沙哑。

“我儿子睡帆布床……我呢，只要在一个角落里摆一块垫子。”

神甫点头同意这种安排。莫莱正要惊呼起来，寻找别的理由；不过看到新房客心满意足的样子，也就缄口不语了，只和妻子交换了个惊奇的眼色。

“明天天就亮喽，”他又带着几分有钱人揶揄人的口吻说，“你们愿意置办什么家具请便。洛丝就上楼去把水果弄走，铺床。请在晒台上等一会儿吧……喂，孩子们，给两把椅子。”

自从教士和他母亲来了之后，孩子们就一直在桌前安安生生地坐着，好奇地审视他们。神甫好象没看见他们；不过富雅太太的目光在每个孩子身上停留了一下，定睛看看，仿佛要一下子钻进这些年轻孩子们的脑袋里去似的。听到父亲的话，三个孩子急急忙忙动了起来，搬出几把椅子。

老太太并不坐下。莫莱转身起先没瞥见她，却又见她站定在客厅一扇半开着的窗前，伸长脖子，象在参观一座要出售的房子，随随便便地视察了一番。洛丝一搬起小木箱，她又回到门厅里，简单地说：

“我上去帮帮她。”

说着就跟在仆人后边上楼了，教士连头也不回，向依然在面前站着的三个孩子笑笑。虽然他的额头如铁石一般刚毅无情，嘴角的皱纹粗犷严峻，脸上的表情却能心到神随，十分温和。

“这就是你全家的人了吧，太太？”他向走过来的马尔泰问道。

“是的，先生，”她回答说。他那明亮的目光盯住了她，使她觉得很不自在。

不过他又看了看孩子们，继续说：

“是两个大男孩子，马上就要成人了……你上完学了吧，我的朋友？”

他对塞尔日说。莫莱截住孩子的话头。

“这个上完了，虽然他是老二。所谓上完了，是说他中学毕业，是个业士了<sup>①</sup>，又回中学读一年的哲学班。他是家里的学者哟……另一个，老大，是个不中用的大傻瓜，呸。已经两次会考不及格了，这且不说，还是个捣蛋鬼，整天逍遥自在、淘气。”

奥克塔夫嬉皮笑脸地听凭责备，塞尔日则被赞扬得低下了头。富雅好象又默默地端详了他们一会儿，然后转向戴茜雷，又恢复了他那慈祥的神态：

“小姐，”他问道，“允许我给你做个朋友吧？”

她没回答，被吓得惶惶然过来一头扎在母亲的肩上。母亲没扳开她的脸，反而一手搂住了她的腰，把她搂得更紧。

“请原谅她，”她带着几分哀婉说，“她脑子不好，智力发育还停留在一个小姑娘的水平上，是个痴痴呆呆的孩子……我们不拿学习难为她。十四岁了还只知道喜欢动物。”

戴茜雷在母亲的抚摩下稳住了神，转过头来笑着。继而大着胆子说：

“你要当我的朋友可以，只是你永远不要伤害苍蝇，嗯？”

她看大家都围着她快活起来，便继续一本正经地说：

“奥克塔夫把苍蝇都踩死。这很不好。”

富雅神甫坐了下来。他仿佛很疲倦，有一刻工夫沉浸在晒台和煦的宁静之中，缓缓的目光扫视着花园和左邻右舍的树木。阒无声息，小城这个冷落的一角好象使他感到惊奇。他脸上出现了一块块阴郁郁的斑痕。

“在这儿很好哇。”他喃喃说。

说完就保持着沉默，一副全神贯注、神色凝重的样子。当莫莱

---

<sup>①</sup> 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获业士学位。——译者

先生笑了一声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微微颤抖了一下：

“假如你允许的话，先生，我们现在去吃饭了。”

见妻子向他使个眼色，他又补充说：

“你该跟我们一块儿来，喝一盘汤，免得再到旅馆里去吃晚饭……请别不好意思。”

“非常感谢，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神甫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语气和婉，却又斩钉截铁，不容人再邀请第二遍。

于是莫莱一家人又回到饭厅里，在桌前坐下。马尔泰盛好了汤，不久就响起一阵汤匙欢快的叮当声。孩子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话；父亲对终于吃上了饭感到高兴，讲了个故事，戴茜雷听了，发出清脆的笑声。这期间，被他们忘在了一边的富雅神甫依然坐在晒台上，面对着夕阳一动不动。他不回头，仿佛什么也没听见。当太阳就要消隐下去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大概是感到气闷。坐在窗户旁边的马尔泰瞥见他那光着的大脑袋，短发，鬓角已经斑白。最后一线红色的微光，仿佛在他那象兵士一般粗犷的头顶上点着了火，剃去了头发的圆顶<sup>①</sup>象棒创的伤疤。继而微光熄灭了，教士融进黑影里，在暮色苍芒之中只剩了一团黑魑魑的侧影。

马尔泰不愿叫洛丝，自己去找了一盏灯来，端上第一道菜。她从厨房回来的时候，在楼梯脚下碰到一个女人，起先没认出来是谁。那是富雅太太。她戴上了一顶布帽，穿着棉布裙子，用一块方围巾在胸前勒着系在腰后，俨然一副女仆装束，赤裸着手腕子，刚干完重活还气喘吁吁的，在走廊的石板地上拍打系得紧紧的笨大鞋子。

“太太，收拾好了吧？”马尔泰笑吟吟地对她说。

“嗯！小事一件，”她回答说，“三拳两脚就收拾完了。”

她走下台阶，温和了嗓门，说：

“奥维德，我的孩子，上楼吧，啊？上面都准备好了。”

---

<sup>①</sup> 天主教教士弃俗入教时行剃发礼，在头上剃出一个圆顶，犹如佛教的“削发为僧”。——译者

她不得不动了一下儿子的肩头才把他从遐想之中拉了回来。空气凉爽了。他打个寒噤，不吭声跟着她走。饭厅里被强烈的灯光照得雪亮，孩子们喋喋不休地说得热热闹闹。他从饭厅门前经过时，以他恭顺的嗓门说：

“请允许我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感谢；这么打搅你们，请原谅……我们很过意不去……”

“不，不，”莫莱叫道，“是我们没有更好的东西供给你们，让你们过夜而感到歉疚。”

教士鞠了个躬，马尔泰又一次遇上那明亮的目光，那使她心中一沉的鹰一般的目光。平时灰郁郁暗然无辉的眼睛深处，仿佛猛然闪过了一道火光，正象夜阑人静、更深梦沉之时，从房子外面瞥见的一线倏然即失的灯光。

“这个教士看起来可不是个胆小鬼。”等那一对母子不在了，莫莱嘲讽地说。

“我看他们不大幸福呢。”马尔泰喃喃道。

“要说这个嘛，他那箱子里当然装不来一座金山……沉着呢，他那箱子！我用小手指头尖就能挑起来。”

不过，他絮絮叨叨的话被洛丝打断了，她刚从楼梯上跑下来，要讲她看到的使人大为惊奇的事。

“啊，好！”她在主人们吃饭的桌前站定，“这可真是个健壮的女人！这位太太至少有六十五岁，可看起来很不象，嗯！对人推推搡搡的，干起活来象匹马。”

“她帮你搬水果了？”莫莱好奇地问。

“那还用说，先生。她就这样在围裙里把水果弄走；往里装得满满当当，沉甸甸的任凭是什么东西都会给弄破了的。我心想：‘不用说，围裙准要坏在这上面了。’可是一点也没坏，是结结实实的布料做的，就象我穿的衣服这种布料。我们想必搬了十趟。我的胳膊都快断了。他咕咕哝哝的，说这不行。我想我听见她骂人呢，怨我直言。”

莫莱好象很开心。

“那床呢？”他又问。

“床是她铺的……她翻垫子的时候真值得瞧瞧，在她手里一点也不显得重，我向你担保，她抓住垫子的一头，象根鸡毛似的就扔了起来……除此之外，还很细心。她象给小孩铺床似的掖好帆布床的边沿。即便是安顿耶稣圣婴睡觉，她拉扯床单也没那么虔敬呢……四床被子，她往帆布床上铺了三床。枕头也是一样，她自己不愿意要，儿子倒有两个。”

“那么她要在地上了？”

“睡在一个角落里，跟一条狗一样。她在另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扔了块垫子，说她睡在那儿比在天堂里还好。我怎么也没能说服她安置得更干净点。她执意说她从来没觉得冷过，说她的脑袋壮实得很，不怕睡砖地……我遵从太太的吩咐，给了他们点水和糖，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这是些怪人。”

洛丝伺候完了晚饭。莫莱一家人这天晚上的饭拖得时间很长。没完没了地谈论新房客。他们的生活本来规律得象一座时钟，这两个陌生人的到来算得是一桩大事；象谈论一桩祸患似的，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揣摩细微末节，足资谈助，借以消磨外省人长长的夜晚。莫莱尤其津津乐道于小城市里的这些说长道短的话。饭后吃点心时候，饭厅里暖洋洋的，他把臂肘支在桌子上，带着一副有福人那种称心如意的神情，第十次重复道：

“贝桑松给普拉桑送来的可不是一份漂亮礼物……他背转身的时候，你们看见他那长袍的后身了吧？……我看呐，那些女信徒们要是跟在他的屁股后头转才怪呢。他的衣着太破旧了，女信徒们喜欢漂亮神甫。”

“他的声音挺温和的。”心中体恤人的马尔泰说。

“他动气的时候声音可并不温和。”莫莱接过来说。“他得知房间里没家具的时候，你没听见他发火？这是个厉害家伙，想必不会在告解座里鬼混，嗯！真想知道他明天怎么置办家具。至少，只要

他付给我钱就行。算了！我找布莱特神甫，我只认他。”

这家人在家里不大虔诚。就连孩子们也嘲笑神甫母子俩。奥克塔夫模仿老夫人伸长脖子向屋子里头张望，把戴茜雷逗笑了。

塞尔日持重些，为“这些可怜的人”辩护。平时一到十点整，莫莱不玩皮克牌，便端个蜡烛盘去睡觉；可是今天晚上，十一点钟了他还硬挺着困倦。戴茜雷终于把头埋在马尔泰的膝头上睡着了。两个男孩子上楼到房间里去了。莫莱兀自面对着妻子喋喋不休。

“你看他有多大岁数？”他突然问。

“谁呀？”马尔泰说，她也开始困倦了。

“神甫呀，这还用说！嗯，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吧，对不对？是个漂亮的壮汉子。这家伙穿长袍你看遗憾不遗憾！当个拿来复枪的步兵挺好。”

既而沉默少顷，他又独自说起来，自言自语地完全想得出了神：

“他们是坐六点三刻的火车来的。所以，到布莱特神甫家去了一下便直接到这儿来了……我打赌，他们准没吃晚饭。这是明摆着的。否则咱们会看见他们出门到旅馆里去……啊！好家伙，他们能在哪儿吃饭呢？我要是知道了才高兴呢。”

洛丝在饭厅里转悠了有一会儿工夫了，等着主人们去睡觉好关窗户关门。

“我呀，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吃的饭。”她说。

莫莱听了急忙转过身来。

“对，我上楼去看他们缺不缺什么东西。听不见有响动，我不敢敲门，从锁眼里望了望。”

“这可不好，很不好，”马尔泰严厉地打断她的话说，“你明知道，洛丝，我很讨厌这种事。”

“算了吧，算了吧！”莫莱叫道，要是在别的场合，他早就冲这个好奇的女人大发脾气了。“你从锁眼里看了？”

“看了，先生，这是为了好。”